

人生雨風

—— 任峰小说精品集

任峰 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天渐渐亮起来，按着便是满天的朝霞。
一群大雁嘎嘎地飞向远方。
红红的太阳慢慢地从地平线上升起。
一会儿，它便得很高很高。
太阳出来了，古老的荒边在早晨的阳光下显得更加静穆诱人……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风雨人生：任峰小说精品集 / 任峰著.

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7.5

ISBN 978-7-5059-5579-0

I. 风… II. 任… III. ①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②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067062 号

书 名	风雨人生——任峰小说精品集
作 者	任 峰
出 版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 行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行部 (010-65389152)
地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100026)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宁 洪
责任校对	聂 敏
责任印制	李寒江
印 刷	北京隆昌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 × 1230 1/32
印 张	12
插 页	2 页
版 次	2007 年 5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059-5579-0
定 价	22.00 元

您若想详细了解我社的出版物

请登陆我们出版社的网站 <http://www.cflacp.com>

优雅与高贵

家在界首，免不了常常回去看看，当然大多是工作之便。这样就有了和任峰相识的契机——他在政府做的是接待工作。

任峰肩宽背厚，浓眉大眼，倒是有着几分英威，却又有几分腼腆，这样似乎两者兼有了。据说酒过三巡之后，他会醉话连篇地讲自己的罗漫史之类的轶闻趣事，倒也属于性情中人。

任峰一年到头奔波于县城几个宾馆之间。应酬在不同酒桌饭局之上，常常红光满面，酒气熏人，其爱人常常调侃地说：“对于任峰来说，宾馆是家，家是宾馆，实在称不上是一位好父亲、好丈夫”。就是这样一位大忙人，在少得可怜的业余时间，见缝插针地创作了几十篇小说，当他选出其中八篇小说结集成册，要出小说集时，我真有点不敢相信。他请我为其小说集写序，我还犹豫不决，他有时间写出成熟的作品吗？不过，吃人家的嘴软，谁让你回去就被接待呢？

好在捧起任峰的小说一睹，觉出了其间的绝真，无华的语言潺潺流淌，于是便读下去。

没想到这个忙于接待事务之中的中年汉子竟是这样心灵手巧，那篇《血情》，他能把爱描绘得如此真切实际，催人泪下，也让我突然间明白了，他之所以能在百忙中写出这么多作品来，并不是心血来潮，而是十几年默默耕耘的结果。

《荒边之恋》、《风雨人生》充满着悲剧色彩，但给人的是一种正气，一种昂扬向上的精神，无奈中透着挣扎，绝望中透着希望，读来令人振奋，让人心慰。这几个短篇构思奇巧，耐人寻味，能给人以启迪，小处见真情，小处容大理，值得一读。

经典的小说，都是有生命的，其生命力就在于把人类的美好留住。从古至今，真正传世之作，不是写的仇恨、丑陋，反倒是写善

良、仁爱、美丽的。为什么那么多人喜欢《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保尔·柯察金的奋斗精神可贵，他和冬妮娅的爱情感人。为什么有人说《红楼梦》之后再难有超越它的小说？在我的阅读体验中，现当代中国文学，年复一年习惯性地丢弃了曾在《红楼梦》中得以充分张扬的优雅与高贵。

有些作家热衷于揭示劣根性，刘醒龙推崇“优根性”，并主张“小说的精髓在于写出人的优雅和高贵”。

任峰的小说大多属于不张扬的厚实，认认真真地说着故事，老老实实谈感受。然而，读者也认认真真读完之后，便会发现任峰作品的厚重。他笔下的人物，我以为是“优雅和高贵”的。

这位小同道爱好比较广泛，书画作品曾多次入展、入选，中国书协举办的各类大展中常常露脸。他的男高音唱得韵味十足，颇有蒋大为的风格。兴致来时还能来段霹雳舞什么的，趁着酒兴可以倒立走路。

文学创作的源泉在于生活，生活越丰富，作品的底蕴便深厚。如沙石下的泉水，挖得越深，泉水越清。任峰有如此多彩的生活，有这般广泛的爱好，相信他将来会有更多文学精品问世。

2007年4月5日于老庄子曰斋

崔波

目 录

大青河之梦.....	(1)
爱在美容院失落.....	(8)
血 情	(17)
小城轶事.....	(101)
荒边之恋.....	(107)
赵老大的一天.....	(199)
风雨人生.....	(203)
写作后记.....	(370)
锁.....	(374)
后 记.....	(379)

大清河之梦



广袤的淮北大平原的西北部，自西向东躺着一条风光秀丽的小河，由于河水常年清澈见底，当地的人都喊它——大清河。

在河北岸坐落着一个几百人的张村，村头两间普通的茅草房里住着一位七十来岁的老人，他叫张卫国，是位十几岁就参加打鬼子的老革命啦，十年前因年龄关系离休了，按理他可以申请留在条件优越的大都市或什么避暑胜地之类的地方安度晚年，可是这个与人民同甘苦，共命运了几十年的农民的儿子，又选择了大清河老家这个还很落后的乡村。几年来，人虽然老了不少，但一颗为人民服务的红心未老，修桥补路他样样都走在前头，还保持着打鬼子时的那股劲头。夏日里他还与一群天真烂漫的孩子，到大清河洗澡，捕鱼捉虾。那股疯劲叫人看了硬是与七十岁联系不起来。一句话，张卫国老人活得很轻松、惬意、舒服。

然而近段日子老人活得不那么无忧无虑了，甚至可以说他正陷在极度的痛苦中，照理唯一的儿子早已大学毕业了，并有了满意的工作，老人也该满足了，实际上如果不是上个月被当城建局长的儿子接进城住几日，他也不会落到这种痛不堪言的地步。

一个月前，平常不大回大清河老家的儿子，从千里之外的城市携妻带子地回来了，问寒问暖，问饥问苦，态度诚恳得让老人几乎流泪，非要请他到城里住几天不可，并提出在城里给他做个隆重的七十大寿。老人在乡下这几年虽然过得很悠闲、清静，但也不乏寂寞，好在儿孙们又有这份孝心，于是就很高兴地跟他们进了城，准备好好享受一下有滋有味的天伦之乐。

到了儿子家里，一切都与他在大清河的乡间“别墅”不同，那里的两间破草房说什么也赶不上儿子五室一厅的小洋楼，里面设施

那就更不用说了，他有的甚至他没有见过的，这里已应有尽有：彩电、冰箱、席梦思等等，样样俱全，最使他接受不了的是，大冬天的不穿棉衣，在屋里蹲着都想出汗。孙子对他说这叫“空调”，他不解地问儿子：“这么多玩意，需要好多钱吧，你们的工资够吗？”儿子迟疑地还没回答出来，一旁的儿媳却连忙接口道：“现在生活水平提高了，这点算什么，别人家豪华小轿车都有了。”

“什么，自己也能买汽车了，那时候一个大单位都买不起的。”老人不解地想，“也许自己十几年都未进城了，外面的世界也该发展到这个样子啦！”老人不大相信地相信了。

一天早晨，老头起得很早，自打乡下来到这里，几天来他起得都很早，是因为到新地方不习惯的原因吧，他总是失眠、早醒。今天他先到阳台上活动一下筋骨，之后洗了把脸，正想到厨房里做饭，突然有人按响了外面的门铃，他走过去把铁门打开，进来的是位六十多岁的老太婆，她穿着朴素，一看便知是位普通百姓。

这时儿子也已起床，看到来人，很生气地说：“你怎么又来了，不是对你说过多次了吗，那件事你再跑也没用，组织决定的事，我当局长的也没办法，你快走吧。”

老婆婆犹豫了一会儿，突然向儿子跪了下来，嘴里哀求道：“张局长，张大人，你就开下恩吧，救救我们两个无依无靠的老两口子吧，那块地我们住了几十年，我那老头子死活不愿意搬，为什么你们要这样不讲道理呀，难道就因为我们是无依无靠的孤寡老人，好欺咋的？”儿媳这时从卧室走出来，双手叉着腰，一头披散的长发还没梳理，像头狮子一样地吼道：“咋啦，咋啦，我们该你们的，还是欠你的了，天天来纠缠，这让人还过不过，滚滚，快滚出去，再不滚出去，别怪我不客气了。”说着她弯下腰抓着老婆婆的衣服就向外拉。

老人看了一下儿媳，觉得太不应该了，几十岁的人给你们都跪下了，怎么还像疯了一样地赶人家走，于是向儿子说：“怎么回事，害得人家都跪下求你们了，你们还这么大的火。”

听了老爹的问话，儿子向妻子使个眼色，儿媳才算罢手。



老人走过去把老婆婆搀起来说：“老人家别这样，有话好说，好说吗！”

老婆婆两眼流着泪看了看他，尔后痛苦地摇了摇头道：“天下哪有讲理的地方？他们这样不公平，天理难容、天理难容！”说完老婆婆推开张卫国搀扶她的手，颤悠悠地走了出去。老头目送着她出门口，才转过身来问儿子：“怎么回事？”儿子不高兴地说：“工作上的事，爹你就别问这么多了。”老人只好到厨房做他的饭去，与儿孙们一齐吃饭的时候，没吃上几口就再也吃不下去了，于是借故又到厨房里忙起来。儿子、儿媳吃过饭上班了，孙子青青也去了学校，家里空荡荡的，老人坐在沙发上，一上午都在想那个跪向儿子的老婆婆……

儿子和儿媳上午提前回来了，并买了套很高级的西装让老人穿上试一试。老人说西装他从没穿过，穿不来，死活就是不愿向身上套。儿媳在一旁不高兴地说：“爹，不几天就是您老的生日了，做儿女的不买件像样的衣服给您穿，别人会说我们不孝顺的，爹你看在儿媳的面子就穿上试试吧。实际这衣服又不怎么好，才不过五百元一套吗！真叫你儿子猜中了，如果按我的打算买个八百元一套的，那你更没法穿了。”

老人一听是五百元一件的衣服，简直惊呆了，而后生气地对儿子说：“五百元一件衣服给我穿，你们还不如把我杀了呢，这太浪费了，你们的工资有多高，我参加工作这么多年，离休金也不过每月四百来块，你爹怎么能穿得起，快去退掉算了。”

儿媳在一旁插话道：“爹！你是不是不喜欢我们呀！如果你不穿，到你生日那天，那会显得多寒碜哟，你难道真想让你儿子背上不孝顺的罪名吗？城里人都这样，爹你就穿上试一试吧！”

老人不情愿地把衣服穿上了，不一会儿又脱了下来，对儿子儿媳说：“我那天穿上就是了。”

该为老人祝寿的日子终于到了，吃过早饭没多时，就来了一群拎着大包小包给老头祝寿的。快乐的老人偷偷地把儿子叫到一边



问：“怎么来了这么多人，他们怎么也知道我的生日？”

“这个——这个是我写帖子告诉他们的，好几年了，他们都说如果哪天在这里给你过生日，一定要告诉他们一声。”儿子吞吞吐吐地说。

“这合适吗？”老人不解地问。

“有什么不合适的，城里人给老人做寿都这样。”儿媳在一旁似乎有些不高兴地说。人们围着老头说了几句好听的话之后，就都挤进儿子的书房，恭维起儿子来：什么你张局长前途无量呀，什么你领导有方呀，什么你是个大孝子呀，等等。他们今天来好像不是给老人祝寿，而是来给他们的局长祝贺什么似的。

接着儿子从高级饭店请来的高级厨师，为大家做了几桌满满的饭菜，供朋友们享用。酒过三巡，有的人已丑态百出，拍马奉承，各显神通，老人看了极不舒服。

杯盘狼藉之后人走了，留下的是堆积如山的烟、酒、食品。老人帮小保姆费了好大劲，才把屋内收拾干净。

这时就听儿子和儿媳在内室不高兴地说：“山猪那小子为了能承包上城西居民楼的建筑工程，一天能来三趟，讨我们的好，刚说好答应他，今天给老人祝寿就买了这么块不起眼的蛋糕，还特意说蛋糕，很贵很贵的，真他妈的小气鬼，承包的事我看给泡汤算了，也让他知道你张局长不是好欺的！”接着又听到儿媳声音很高地叫道：“青青过来，快把这盒蛋糕扔到垃圾箱里去。”孙子青青进去捧出了一盒包装不太讲究的小型蛋糕，嘴里嘟嘟囔囔地说着什么，扔蛋糕似乎有些不乐意。

老人一下子拉着孙子的手说：“别扔，既然送来了，也是他人的一片心意，小点又有什么不好，去把水果刀拿来，爷爷切给你和花菊（小保姆）姐姐吃。”

“吃！吃！没吃过东西咋的，花菊把它快扔掉。”儿媳不高兴地说。

老人捧着蛋糕，没有松手的意思，儿子也从房里走了出来，怕



爹生气，就对妻子说：“算啦，他们愿意吃就让他们吃好了。”

小青青高兴地把水果刀拿了过来，老人用颤巍巍的手切起了蛋糕，可是不知怎么搞的，蛋糕里面好像有块硬东西，切不下去，老人慢慢地把蛋糕剥开，里面有只塑料方便袋子，打开袋子里面是一叠崭新的大面额人民币。

这时儿媳跑过来一下子把钱抓了过去，很迅速地数了一遍，两只本来就不太大的眼眯成了一条缝地对丈夫说：“整整二万元，二万元，你再数数看，想不到山猪这小子还会要花点子，明天见了他的面，可得好好替我批评他几句哟。”之后把脸转向青青说：“快把刀递给我，花菊到厨房洗碗去。”接下来这个老革命的儿媳、局长妻子、党的一名干部拿着刀把别人送来的蛋糕冲锋陷阵似的全部切了一遍，那神情简直无法形容。最后她只好失望地把刀扔在一旁，看着手里拿着二万元钱愣在一旁的丈夫无力地说：“还是山猪兄大方，看得远……”

老人不识时务地开腔了：“铁柱，这钱咱可不能要呀！明天你就给人家送去，要不然你明天把山猪叫来，当着面我要好好批评他几句，这样下去怎么能行哟！”

“老爸，这就是你不懂了，现在就兴这个，这点钱算什么，那些有权有势的，为儿女办婚事，为老人办寿事，或者丧事，一次就能搞上几万元，甚至十几万元，这两万元算什么，我看你是穷山沟住傻了，没见过大世面。”儿媳不高兴地说。

“什么？你爹没见过大世面？去你娘的，老子扛枪打土匪那阵子，你还没投娘胎呢！说老子没见过大世面，毛主席他老人家下令枪毙天津市市长刘青山、张子善时老子都去过现场，我没见过世面！明天把钱和礼品全退给人家，切坏的蛋糕全部按价赔给人家，不然老子明天就到政府告你们去，娘的，太不像话了，这与国民党还有什么两样，老子用命换来的江山就让你这样糟塌啦？”

不用说，老人第二天就又回到了他在太清河边的两间茅草房里，从此老人生活得不那么轻松和悠闲了。戒了十年的酒，他又重

新喝起来，常常整夜地睡不着觉，两眼熬得红红的，逢人就说有些人现在变坏了，这样下去是不行的，不久老人病倒了。儿子知道父亲生病之后，回家来看了两次，并安排本村的一个大叔照顾他，听说父亲又喝起了酒，又特意给父亲带回了一箱好酒，当然这也不会是他掏自己的腰包给爹买的，大概是山猪或者是山猪一样的人物送给他的。

老人一病就是两个月，身体刚有些恢复，他又想起了酒。本村大叔给他拿出一瓶好酒，当老人清楚是儿子送给他的之后，生气地把酒摔在了地上，自己强撑着起来，颤抖抖地走出了小屋，咧咧起起从村头小卖部里买回一斤二锅头坐在床头喝起来。由于病后身体虚弱，不几杯老人已醉得睁不开眼睛来，睡梦里他又回到了他那久远的过去。

他出生在一个富裕中农家里，七岁被土匪绑票，放在地窖里半个来月，每天只吃一顿菜糊。因是六月天，鼻子耳朵都生起蛆来。家里东挪西借也只凑够土匪所要的一半大洋，土匪后来放出话来，如果三天内拿不出另外的一半大洋，他们就撕“票”子。他的爹无奈，通过关系找到附近一个同姓的土匪头子帮忙。此土匪很有名气，手使双枪，百发百中，横行乡里，无恶不作，人送外号“冲天炮”。也许是因为同姓的原因吧，第二天他就被放了回来，被土匪讹诈走的五百大洋又送回了一半，后来才听说，这伙土匪在此地作案没提前给他打招呼，按习俗这是对他“冲天炮”的不敬，他把绑架的土匪打死了一个，才算拉倒。由于半个月的非人折磨，他几乎死去，从此他恨透了土匪，发誓这辈子非要杀尽天下土匪坏蛋不可，替自己也替别人报仇除害。后来他遇到了一个地下党，16岁他参加了革命。解放初期，被组织上派到家乡，担任起反霸的大队长，经过好多次殊死的战斗，当地最后一名土匪——救过他的“冲天炮”也被他抓了起来。镇压“冲天炮”的那天，满头白发的父亲拉着他的手，声音嘶哑地求他说：“卫国呀！人家‘冲天炮’可是救过咱命的人呀，现在你有权就放他一马吧！咱可不能做忘恩负义的小人呀！”

“爹，你怎么这样不懂道理，我不是对你说过吗，‘冲天炮’对我们多少算是有些恩，可是他做了那么多坏事，我怎么不顾天理而行



事呢？爹就是你犯了他那么大的罪，我也会把枪口对准你的。”

行刑的那天，“冲天炮”两眼气得发红，像头疯狼似的看着他，嘴里不停地大骂着：“你这个忘恩负义的杂种，早知今天，还不如当初让他们劈了你！”

他握枪的手颤抖了好一会儿，他也曾有过让别人开这一枪的念头，可最后他还是扣响了扳机，之后他和父亲都大病一场。

突然，倒下去的“冲天炮”又站了起来，变幻出另一个人来。起初他不认识这人，后来他发现自己的儿子“铁柱”，胸前的牌子上写着“土匪铁柱，罪大恶极，就地正法”，他的心颤抖了，他想换个人来打这一枪，他觉得无论如何他没力量放这一枪。突然身后传来了那位曾向儿子下跪的老婆婆的声音：“开枪呀，替我那老头子报仇呀，是他把我那老头子活活逼死的。”接着是满头白发的父亲的声音：“卫国，那可是你自己的亲生儿子呀，你能忍心开枪吗？”

两种声音交织在一起，但老婆婆的声音更响亮，更有说服力，给他无力的手注入了力量，他闭着眼痛苦地扣动了扳机，“砰”的一声，他被吓醒了，原来是个梦。睁开眼他发现一只酒瓶掉在地上摔得粉碎，另一只手里还紧紧地握着那只十几年前儿子用参加工作第一个月的工资为他买的精制的酒壶，他心疼地把酒壶按在了自己的心口上。

“大哥，大哥，你儿媳捎信来，说铁柱被人告了，已被抓起来，她想让你找下老关系，尽快把铁柱放出来。”照顾他的本村大叔风风火火地跑来告诉他。

“铁柱被抓起来了，报应，报应，早该抓起来，不抓怎么能行哟……”老人自言自语地说。不过他把儿子十几年前为他买的那把酒壶按得更紧、更紧了。

冬去春来，大清河水还潺潺地向东流着，河岸的杨柳已抽出嫩芽，水边几朵不合时令的荷花却过早地开放了。在河岸边的一张小板凳上坐着一位憔悴老人，他两眼深沉地看着河水，注视着河的上源，像等待着什么，期盼着什么。是儿子吗？是的，也许还有比儿子更重要的东西。



爱在美容院失落

我是个性情中人，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上我确实信仰爱情第一。在中学时代我就热烈地爱上过一个女孩，但没能成功，可我对她始终如一，甚至她为人妻，做人母都十个年头了，我还深深暗恋着她。直到有一天，我流着泪，痛哭着写完了一部数万字的关于我和她的爱情故事之后，我才从爱的低谷中走出来。十年的折磨，十年的痛苦让我懂得了不少东西，思想上也有了不小的变化，但唯有对爱的信仰一直没变，可不久前的一场如梦一般的爱让我失望了。

8

一次几位朋友聚会，酒足饭饱之后，一个经济上较宽裕的朋友提出请我们另一种形式的客，我们不解地问：“刚吃饱喝足，还请什么客。”他神秘地笑了笑说：“我请大家到美容院走一趟做做美容，搞搞按摩如何？”美容、按摩在这里时兴虽然已很久，但我还真没做过，出于好奇或者是酒的作用，我这个本不该进美容厅的大男人走进了附近一家叫“五福楼”的美容院。接待我们的是位三十几岁的女老板，她把我们几个分别安排在一间间如鸽子笼一样小的房间里。不一会儿房间里就多了位来给我按摩的姑娘，在灰暗的灯光下我用醉眼观察，这姑娘最大不超过二十岁，长得小巧玲珑，活像个大女孩。她看着我笑了笑，笑容里包含着一种撩人心魂的东西，让人有些想入非非。她首先从头部给我做起了按摩，我发现她有一双细长而白嫩的小手，她的按摩术可能很专业，不然只几下，就让我觉得舒服了许多。她的手指在我的头顶、下颌、颈项不停地跳动着，我的内心有种青春的骚动，我闭着眼尽情地体味着她指间流淌出的各种“美妙”，我突然觉得这双手应该在高雅的舞台上弹奏





贝多芬或肖邦的什么名曲，然而她却在臭男人的粗糙皮肤上揉摸、猪鬃般肮脏的毛发里穿行，心中有种悲哀油然而生，这无疑是暴殄天物。我起身想一走了之，此时女孩开口了：“你怎么啦，是我做得不好吗？”声音甜得能流出蜜，我立刻摇摇头。她又问：“那你为什么不做了？”我看了她一眼，不知说什么好，沉默了一会儿有些伤感地问：“你喜欢这职业吗？每月能拿多少薪水？”姑娘想了想对我说：“这职业不好吗？”我无法回答，因为我想说不好，又没有理由，我答非所问地说：“如果有别的工作做，你可愿意？”因为我心中突然涌出要给她找另外一种工作的想法。

她羞涩地笑了笑说：“我也说不好，不过我对现在的工作说不上喜欢，也不厌恶，我初中毕业后曾梦想过上武校，但父母不同意女孩子学武术，舞刀弄剑，结果我就学起了美容。”

“武校！”我心里一阵惊喜，我也曾学过不短时间的武术，现在还时不时练几路拳脚，我有几个师兄弟正在办一个武校。于是我对这姑娘说：“如果你愿上武校，我马上就可以介绍你去，并且是优惠的价格，甚至不收你一分钱的学费。”不知为什么我非常愿意帮这姑娘离开这与男人打交道的美容按摩之地。

姑娘看了看我，笑了，接着说：“现在去上武校，可能吗？也许我再也不适合学武术？”

“怎么不适合，你年龄又不大，只要肯吃苦，还是能在武术上有所建树的。”姑娘听了我的话低下了头，不无伤感地说：“武术对我只能是个不能实现的梦想了。因为我已不再年轻。”

不知为什么我有点可怜她，内心里那种救她出“苦海”的念头更强烈了。我走出鸽笼般的小屋，离开了五福楼美容院，我清楚我会再次光临的。

二

几天后的一天晚上，我又多喝了几杯酒，自然而然地想起了那家美容院，想起了那位大女孩般的姑娘，一种强烈的欲念迫使我又

走进了那鸽笼般的小屋，不用说我又找那姑娘做起了按摩，对我来说按摩只是种借口，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很从容地接触那姑娘。

姑娘的手指还是那样的灵活而轻巧，我再次“沐浴”了那修长十指阳光般的抚按，内心里有了更深刻的感触。当姑娘按摩我的右手的时候，我情不自禁地握住了她的玉手，并不无夸赞地说：“你做的真好，比我上次来做的更好！”姑娘没有把手从我手里抽走的意思，用回忆的目光看了看我说：“你曾经来过，什么时候？”她显然把我忘了，我搞不清为什么，于是我又提醒道：“武校、武术，一个不能实现的梦想！”“是你呀！你怎么不早说，我真没想到你还会来这里。”

我有些伤心，我把握她的手慢慢松开了，我坐起身想走掉，同时脸上现出了我的不快乐。这时姑娘咯咯地笑起来，用拳头擂了我一下，嘴里柔情地说：“几尺高的大男人，怎这么好生气，真是小肚鸡肠，一回生，二回熟，下次我们不就认识了吗！快躺下让我好好为你按一按消消火气。”我的血液立刻又加快了流动，我顺从地躺在了那窄窄的按摩床上，姑娘的手如一泉温暖的细流抚摸了我的周身，我的手再次捉到了那双柔若无骨的手，情不自禁地说：“我喜欢你！”姑娘又咯咯地笑起来，声音里有喜悦，有对我这句话的怀疑和讽刺。为了证实我的真心，我把她的手握得更紧些说：“真的，好姑娘，从第一眼看到你，我就被征服了，我心里非常在乎你，真的，上帝可以作证，其实我并不欣赏一见钟情式的爱情，但不知为什么我却一见钟情地爱上了你。”听了我信教徒般的爱情表白，姑娘又咯咯地笑起来，对我表示出更多的怀疑，最让人受不了的是，她竟然在我的嘴唇上吻了一下说：“对你的甜言蜜语，我只能用吻回报了。”她这有点轻浮的举动，我有些反感，但想到美容厅这样的环境，这点轻浮也许是正常的，于是我很快就原谅了她。不一会又觉得这姑娘不一般，是个讨人喜欢的女人，此时我真想拥抱她一下，但又觉得不好意思，或者说没有这胆量。我掏给她五十元钱的小费（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给女人小费），我有点恋恋不舍地走



出了鸽笼般的小屋，走出了我不喜欢的美容院。当天夜里我失眠了好长时间，我清楚我真的喜欢上她了。

三

不几天，我第三次光临了美容院，为了能让那姑娘给我做按摩，或者说能与她单独相处一会儿，我在美容院客厅里足足坐了半个小时，并推辞掉几个主动要给我做按摩的小姐。善解人意的老板娘喊了那姑娘几趟，那姑娘才从鸽笼般的小屋里走出来，同时走出来的还有一位像猪一样肥胖的男人。一种深深的刺痛涌上我的心头，我明白了她为什么第二次见我时竟没认出我的原因，这就像一位演员，许多人认识她，而她认识的人太少了。我甚至联想到我深深思念她的时候，她也许正同别的男人寻欢作乐呢！在那鸽笼般幽暗的小屋里到底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谁都不准，我真想一走了之。但那姑娘甜甜的倾国倾城的一笑，立刻打消了我的念头，我随着她走进了那间鸽笼般的小屋，她示意我躺在那张窄小的按摩床上为我按摩，但我想那猪一般的男人刚从床上走掉真有点恶心，说什么我都不想躺到床上去。我在床头找了张凳子坐下来，一句话也不说，实际上我也不知说什么好，只清楚心里有种伤痛和怨恨。姑娘可能看出了我的不高兴，小心翼翼地说：“怎么啦，什么事又让你不舒服了！”我没头没脑地说：“我问你，你可愿意上学，或找别的工作，你能不能离开美容院这肮脏的地方！”我知道我的脸色更难看了。姑娘没有说话，好一会儿才支支吾吾道：“我不知道，我说不准，我对将来很模糊。”她话中流露出女人特有的伤感，我有些感动，或者说同情，我站起身走到她的身边，轻轻地抱住她，关切地说：“你不属于这里，你应该在学校，或一些高雅尊贵的地方，你是天使，你懂吗？”姑娘的眼圈有些湿润，很受感动地说：“谢谢你的夸奖，这世上像你这样规矩、实在的男人不多了，从第二次见到你，我就有点怕你，真的，你那双真诚的眼让我难以面对。”说到这里她停了停又接着说：“也许我已习惯了做美容按摩，别的任何事我都

做不太好,我很笨,上学时成绩就一直差,我想暂时我不会离开美容院的,谢谢你的关心!”

我把她抱得更紧了,我既伤心又高兴,不知何时泪水遮住了我的双眼,我动情地吻起了她的额头,喃喃道:“我的天使,我爱你,跟着我离开这里吧,到一个你该去的地方,美容院并不美。你懂吗?你不笨,你一点都不笨,真的,只要愿意,做什么我都愿帮助你!”

也许我的泪水打动了她,她的眼里似乎也有一丝潮湿,声音非常温柔地说:“一看就知你是个痴情的男人,在今天痴情真不好,我一直有些怕你,也许原因就在这里!”说到这里她从口袋里掏出一只手帕为我擦了擦泪水,吻吻我的额头说:“你有点傻气,不过傻得有些可爱,下次来,我就叫你傻瓜好了。”

突然间我想到都爱上人家了,可她的名字还不知道呢,于是就问她:“你的芳名如何称呼?”她看了看我又咯咯地笑起来接着讽刺道:“还芳名、芳名的,看不出你孔夫子放屁还文绉绉的呢?”

我被说得有些脸红,仍认真地问:“真的,你不要笑,我真的想知道你的名字,求你告诉我好吗!”

她没有直接告诉我,而是笑了笑说:“你猜猜看,与冬天有关!”

不知为什么,我一下子就想到了冰,于是我很自信地说:“与冰分不开对吗?”姑娘脸上现出了惊奇:“你怎么一猜就中,看起来你好聪明呀!”“聪明?了解我的人还没有说我笨的呢!你长得这么美,冰清玉洁的,不与冰有关那才怪了呢!”姑姑激动地用拳头轻轻擂了我一下道:“你这家伙真不简单,让你一下子全猜对了,我叫冰洁,许多人都说我的名字好,但还没有人一下子就猜中的!”

“冰洁!”当她说出自己的名字叫冰洁的时候,我为她的名字和人本身这样的吻合,激动得心怦怦跳起来,我再次抱紧她,动情地吻起了她的额头,姑娘似乎受到了感动,也回吻了我。

按摩的时间可能够了,或外面还有别的找冰洁按摩的客人,老板娘那公鸭般的声音从小屋外传了起来:“3号、3号(小姐是编号的),时间到了,抓紧时间做,完了就出来,外面还有客人等呢!”

